



看戏

■谷彦平

看戏,来阳话叫看人戏,又叫看花鼓戏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比较流行。每年初冬时节,收割了晚稻,摘完了茶果,到了农闲时期,有的村子会请来戏班子,唱上几天花鼓戏,十里八村的都来看戏。那时候文化条件比较落后,无论老少,能看上几天戏,那是最好的娱乐了。

乡村的戏,白天也有演的,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晚上演。看戏虽在晚上,但仪式感还是要有的:男人换上走亲戚时才穿的体面衣服,女人则把头发梳得纹丝不乱,脸上还要涂上雪花膏之类的化妆品。临出门时,大伙还不忘在口袋里填满葵花子或红薯条之类的零食,手里拿一个手电筒或者点火用的向日葵秆子,“走,看戏去啰!”

村子里,瞬间冒出拖儿带女的乡亲们,途中还不时插入分岔路涌出同样阵容的小分队,最后汇聚成一支大军,浩浩荡荡地奔戏场。

莫道君来早,还有早来人。不大的禾坪上早已经被割据成不同的小方阵,一个湾村里的人通常聚集在一起。离戏台最近的位置早已摆好了许多椅子、凳子,这是请戏班的村子里的人占据的风水宝地,我们这些看戏人是不敢僭越的,都自觉地以这宝地为中心分散排开,找一个自认为理想的地方待下来。

戏台呢?是搭在禾坪上一个较高的地方。先在地面画出长方形的场地,然后在四角土地里立下四根丈余许的杉树作立柱。在杉树距离地面一米多处用四根横木把这些立柱加以连接,又在左右横木间均匀地搭上多根横木,并固定好。最后,在搭好的横木上铺上厅屋大门的门页子。末了,还分别在左右两侧立柱一人高处各扎上一根竹竿,权当护栏。

搭好的戏台正上方悬挂着一盏贼亮的汽灯。戏台前面两根立柱上贴着红对联:“三五步行遍天下,六七人百万雄师”,或者是“台上笑,台下笑,台上台下笑嘻嘻;观今人,观古人,今人古人观人”。戏台后面的两根立柱间则挂上红色的幕布,幕布两侧各有一个门帘,幕布前通常摆放一个长长的翘头案,案前摆一张方桌,方桌上摆茶壶、茶盏,或者是酒壶、酒盏,有时什么都没有。这些摆设都是根据当天的戏情需要而决定的。方桌的左右两边各放一把太师椅,戏台上左侧边搁置两条长凳或多张椅子,凳子前摆放鼓架,这是戏班的“音响师”的御座。

“咚咚咚”,戏台上终于响起了三声鼓声,紧接着“咚咚咚、扎扎扎、呛呛呛”,板鼓、大锣、小钹疾风骤雨似的响起,如飓风越过山林,瞬间压住了禾坪上骚动的气氛。

戏终于开场了!

就在人们齐刷刷地将目光转向戏台时,那急促的锣声、鼓声又戛然而止。戏台中走出一位身着长衫、头戴礼帽的中年汉子,他摘帽鞠躬,介绍起戏班的“班史”和对“贵地”人们感谢之类的客套话。待中年男子转身退场时,台上又是一阵紧锣密鼓。稍息片刻后,戏台上响起带节奏的鼓点声和拍板声,帘子拉开,戏开始了。

那时的戏,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有《刘海砍樵》《五女拜寿》《毛国金打铁》《铡美案》《清风亭》等。演员卖力,观众兴奋,主家很有面子,往往会额外给演员打赏,名为“打彩”。另外,有时演员会用一长竹篙挑一个竹篮,她手拿竹篙尾端,把竹篮伸到台下观众席来讨赏。那时乡亲们打赏的钱币一般是1角至10元不等。无论打赏的钱多少,那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都会来台上道谢。

乡亲们看过戏之后,偶尔还会哼哼呀呀地学唱,田间地头、湾边井旁、灶门前、禾坪上时不时地响起《刘海砍樵》里的唱段:如“小刘海呀在茅棚别了娘亲,肩扛担往山林去走一程……”或《瞎子闹店》里的唱段:“三十年前,我又红又黑,上街请我呷酒,下街喊我陪客……”

最爱看戏的是年轻人,姑娘小伙只有看戏时才可结伴而行,才可以碰出火花,搞上对象。乡亲们去看戏,有时也是去看人,看到了会偶尔议论几句:如谁的未婚妻挺漂亮,谁的未婚夫长相不怎么样等等。高兴时,还会发出轻轻的嬉笑声。

看戏,它是个多么大的喜事!“走,到湾里看戏去!”这真是个让乡村人们沸腾的喜讯,无论大人还是小孩,苍白的心都蠢蠢欲动。

唱戏,在那精神粮食匮乏的年代,它给人们带来了欢乐,同时也提供了交流、聚会的平台,它永远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。

漫步雨母倾听季节的秘密

(外四首)

■夏 夏

漫步于雨母山间,苔藓小路绵延而来
远处的十牛山群隐约于山雾中。朝霞慢下来
踏过的松针有漏下的暖阳
像是恍惚于旧时光滤镜
当风把山丘吹成一个个孤寂的紫页岩
只有枸骨冬青屹立于风化石的峭壁处
赤松观的药王取其叶秘煮饮治痰火
却治不了小时候枸骨刺伤的一道道疼痛
回到梦里年代,一同采菊的旧友:可安好?
时光不会从往事里剥离叹息
落向雨母湖的不止是枫叶
掬一捧湖水,在悲伤与快乐之间找到平行线
凝视倒影里的自己,与山风达成和解
醉心于眼下的风景,倾听湖边蓼草摇曳秋水的秘密
从古老的树下捡拾板栗,味蕾有秋的味道
铺陈在山腰的树林,青葱或者枯黄
都是对向往的事物有所念想
当执一人之手走过跌入山谷的黄昏
我含烟的双眸也就
卸下心中的沉重

雨梓清境

炊烟寂静。腊肉在竹竿上晃荡着烟熏火燎的日子
一棵雨母古树扶住了微风,院子里光影斑驳
站在雕花窗前,却能让岁月回首
读那羞涩的目光与忐忑的心跳
竹径通幽处,有魏晋君子抚琴饮酒
此刻,清脆的鸟鸣比琴声更加动人
不入世,不隐逸
半日光阴,和你一起慢慢消磨
听石间的泉水如何隐忍朝夕有无
看竹林静立在湖畔不语世事
任霜风掠过柿子树上红彤彤的果子
替时间熨平世间的起伏

湘西草堂

苍松与翠柏间的阳光在肩上碎碎点点滑落
我们坐在庭院的石凳上
循着树影追寻古树:樟、柏、枫、闽楠、黄连木的五行哲学
求学起兵,避乱奔波,灰暗仕途都是形而向上的根源
砚池里墨染的旧时月色是很多个静夜
三足炉升起的娓娓云烟
手捧着暗黄手卷捻须读书著述
只有此时,石船山野静得犹如停止啃叶的老蚕
陶罐搁在木雕窗外,盛着明朝的风骨,装着孤清的身影
当幽玄意识交给泥土与汗水,黄姜便在后院倔强生长
枯旧竹篱也就围起了一丘隐逸田园梦
当晚风从荷池吹来,一只蛙跃入涟漪的波褶里
整个草堂空灵妙寂,诗话直抵于建
一身学识,总会迎来一声清脆的鸟鸣

把自己放入一部纪录片

合家堂不需要故事
每一块青砖瓦楞都是一块无字碑
站在铜像前,把自己放入一部纪录片
雨落在儿时的溪水中,秭归是离别的名词
机械科,弥漫着热兵器的炙热
军阀混战,随时可以告别,随时可以擦出火花
邀同道者:反北洋,焚日货,游行示威请愿
斗争有鲜红的属性
他们都是革命的孩子
没有月光的夜晚,用怒火蘸血写“越杀胆越大”
那时的草都是红的,碰一下
都能撕裂出一沓又一沓冲锋
为了无法忘却的纪念,我们高举拳头
就义诗的的声音,棱角分明
陈列馆里泛黄的书信,有暗色的瘢痕
而信仰如铁屹立,散发出冷厉的光芒

莲蓬垂落,塘水不再沸腾

迷雾氤氲的荷塘,有鸟叫从茫茫中传出
嘶哑的啼叫声里,暗藏着离散之苦
在呼唤来鹤诗的那只不语的灵鹊吗?
我认真地去辨认眼前这一片荷塘
是南唐中主的菡萏香销,是李义山的残荷听雨
唯有莲蓬,在韶华深处隐隐暗淡
如古老的法师以清桀之姿站立,直指荷塘寂静中的每一份疼痛
立于其中,秋风从你那次吹来却又跌入荷塘深处
我成为残萎断革孤傲的一株在时光里踉跄
雾气像不远处禅院里的潜台词慢慢下沉
荷叶一点点变黄到慢慢枯萎
当莲蓬垂落,落入塘水,一切都归于平静
莲子在泥塘悄悄发芽,万物依旧缓缓重复

老温不老(小小说)

■唐锦荣

老温不老,四十而已,只因形象老态,认识他的人称之老温。

老温在工厂上班时,那天正用手动起重葫芦起吊铸件,链条忽然断了,铸件“咣当”落下,正砸在老温的脚上,急送医院。命是捡了回来,老温却从此落了个“一只脚长,一只脚短”的后遗症:走起路来高一脚低一脚。

工厂改制后,老温“再就业”到樟树塘仓库当门卫,主要工作是开门关门,除了做好开门关门的“本职工作”,老温还“多管闲事”地不忘防火。运输公司的司机和装卸工不但不把老温放在眼里,而且连仓库里的禁令标志也视同虚设。

这天,有人在库内一边卸货一边吸烟,被老温撞见,吓了一跳。老温一边唠唠叨叨,一边将大家扔在地上的“烟屁股”用火钳悉数掇入可乐罐里。石坨喷着烟圈调侃道:“老温,以后凡事睁只眼闭只眼。看到我们车子来了,开门快点。兄弟们每次光临贵库,每人赏你一支,够你抽一天。”大家哄然大笑。

夕阳西下时,运输工作完成,石坨开着汽车,载着咋咋呼呼的大家正要驶出仓库,忽见库门紧闭,大家便吼。半晌,老温才拿着那只大家熟悉的可乐罐从门卫室一瘸一拐出来:“急了吧?库内吸烟等于放火!你们眼里没我温瘸子,没什么,可仓库里的禁令可不是写着好看好玩的!”接下来,他一口一个“非罚款不可”。拗不过老温,只得按“烟屁股”数目罚了款的大家真恨不得咬老温一口。

打这以后,大家对老温耿耿于怀,再到樟树塘仓库运输货物,有人一次又一次偷偷把控制着门卫室水源的开关关上,一次又一次看到老温一脸懊恼地一瘸一拐地去打开开关,直到最近一次老温脚下一不留神,一跤磕掉一颗门牙才罢手。

转眼到了这天,火车站货场来了大批货物要往樟树塘仓库入库,一天运不完。第二天,万里无云,一看就是一个大晴天。当最后三车货物陆续运抵樟树塘仓库时,不见收货的仓库保管员,大家这时才记起这天是星期天。趁电话通知仓库保管员前来“加班”的当儿,大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、玩牌、吸烟……

正像俗话说的“天有不测风云”,正当大家玩得痛快时,头上不知什么时候飘移过来一大片乌云,顿时把个天地遮蔽得黯然无光,看情况,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!可这樟树塘仓库坐落在郊外,往返拿遮雨的雨布明显是来不及了,眼下既无躲雨的地方,又无遮雨的雨布,若让暴雨把这些淋不得雨的货物淋湿了,可是赔不起的事呀!如何是好?

一急,便有人骂人。

偏偏在这个时候,老温看热闹似的一瘸一拐过来。

正在骂人不止的石坨见了,正想找个出气筒,刻薄话刚到嘴边,却被老温抢了个话头,堵了回去:“天气说变就变,戳天也没用!”石坨一愣。老温接着道:“有话留到后头说,还不快跟我把车开去躲雨,货物淋湿了,卖了你的车子也不够赔偿损失!”始料不及的石坨一时语塞,半信半疑地在坐在他车上的老温的指点下,率领另外两台车左拐右转,驶入库区内一排闲置的大棚里!

车还未熄火,瓢泼大雨便接踵而至,真玄!

半晌,大家猛地想起老温。四下里看,不见踪影,蓦然耳闻:“那不是老温?”循指望去,蒙蒙烟雨里,有人正高一脚低一脚地瘸去,这一幕,弄得大家面面相觑,一时说不出话来……